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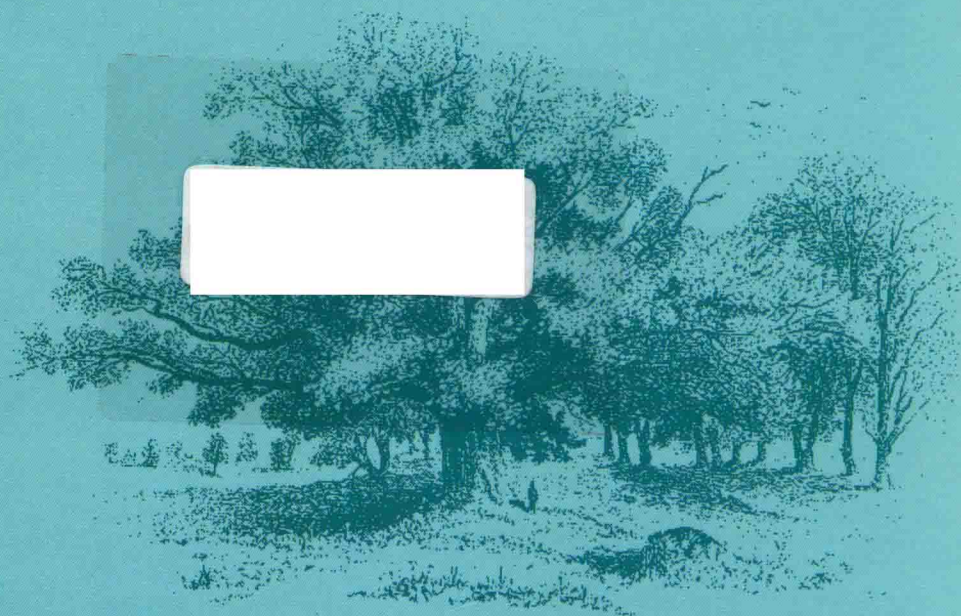
泮池学人丛书

# 悲剧与礼法

——索福克勒斯、柏拉图与莎士比亚

*Tragodia kai nomos e Peri Sophokleous kai Platonos kai Shakespearion*

肖有志 著



上海大学出版社

# 悲 剧 与 礼 法

——索福克勒斯、柏拉图与莎士比亚

*Tragodia kai nomos e Peri Sophokleas kai Platonos kai Shakespearion*

肖有志 著

上海大学出版社

·上海·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悲剧与礼法：索福克勒斯、柏拉图与莎士比亚 / 肖有志著. —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2017.1

ISBN 978-7-5671-1999-4

I. ①悲… II. ①肖… III. ①索福克勒斯（前496~前406）—悲剧—戏剧文学—文学研究 ②柏拉图（前427~前347）—哲学思想—研究 ③莎士比亚，W.（1564~1616）—悲剧—戏剧文学—文学研究 IV. ①I545.073 ②B502.232 ③I561.07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59132 号

责任编辑 徐雁华  
美术编辑 柯国富  
技术编辑 金鑫 章斐

## 悲剧与礼法

——索福克勒斯、柏拉图与莎士比亚

肖有志 著

上海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市上大路99号 邮政编码200444）

（<http://www.press.shu.edu.cn> 发行热线021-66135112）

出版人：戴骏豪

\*

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排版

上海华教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710×1000 1/16 印张15 字数237千字

2017年1月第1版 2017年1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671-1999-4/I·341 定价：42.00元

## 弁言

标题中“礼法”对应于希腊文  $\delta \lambda \acute{o} \mu \acute{o} \varsigma$ 。柏拉图《米诺斯》中  $\delta \lambda \acute{o} \mu \acute{o} \varsigma$  则采用通行译法译为“法”“法律”，其变体如  $\tau \acute{\alpha} \lambda \acute{o} \mu \acute{i} \mu \alpha$  则译为“法则”“法令”。不过，请有心的读者留心《米诺斯》中苏格拉底与其同伴共同探究的实则是礼、礼法、礼乐甚至礼义。可参考《礼记》中因孔子而联结在一起的三篇对话：《哀公问》《仲尼燕居》和《孔子闲居》，分别是鲁哀公问礼于孔子，孔子与弟子子张、子贡和言游三人言礼，弟子子夏问诗于孔子。

多年来笔者课堂上讲读索福克勒斯悲剧、莎士比亚悲剧均以柏拉图作为参照，讲解柏拉图对话亦始终与悲剧做比较，因此，整体思路一以贯之。

据柏拉图晚年伟大作品《礼法》中的说法，悲剧诗人是苏格拉底式立法者的最大对手，即意指悲剧诗人也是立法者。因为悲剧最能取悦邦民且最能迷住城邦民的灵魂，依此影响、塑造邦民的性情、德性并改变其生活方式及伦理秩序；进而，诗人以政治意见构筑城邦的政治制度。此即礼法的原义：生活方式、伦理秩序及政治制度，在某种意义上三者同一。柏拉图对此的理解与索福克勒斯基本一致。如此，人世至少有哲人式立法者与诗人式立法者。然则，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不断检审索福克勒斯等悲剧诗人甚至荷马的意图。从而，哲人与诗人对礼法的基础有不同的看法——诸神或自然，即政治神学抑或存在的发现（亦即人的灵魂的自然学）。

因而，拙著尝试初步了解欧洲古典文学、古典思想中的一个重大问题：礼法是什么，礼法如何使得人成其为人、城邦成其为城邦；与此紧密关联的是立法者的品性与德性问题。可参考《左传》昭公二年春，“晋侯使韩宣子来聘，且告为政，而来见，礼也。观书于大史氏，见《易》象与《鲁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

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也”。

概言之,拙著着重处理欧洲古典文学思想中的礼法与立法者问题。

肖有志

2017年1月

说明:正文中的楷体字为着重强调的字句。

# 目录

弁言 / 1

引论 / 1

一、政治神学抑或存在的发现 / 1

二、礼法的思想史问题：神义论与人义论的辩难 / 5

索福克勒斯悲剧 / 17

一、立法者的知识与德性——古希腊戏剧与民主政制 / 17

二、礼法的灵魂学问题——《埃阿斯》场景和开场 / 24

三、礼法的政治神学问题——重释《俄狄浦斯在科罗诺斯》 / 33

柏拉图《米诺斯》 / 57

一、引题 / 57

二、礼法即政治神学（313a1—314c3） / 60

三、礼法即存在的发现（314c4—318a7） / 73

四、立法者的悲剧形象及其重塑（318b1—321d10） / 111

莎士比亚悲剧 / 177

一、礼法的政治与人性问题——《雅典人泰门》文本形式解析 / 177

二、礼法的政治与德性问题——《麦克白》结构与情节初步分析 / 183

附录 / 195

一、民主新礼法的女人教育——欧洲古典文学教学散议之一 / 195

二、古典礼法中的女人形象——欧洲古典文学教学散议之二 / 199

三、古典学教育中的柏拉图问题 / 203

爱欲与德性——欧洲古典文学修习琐记（代后记） / 209

补记 / 223

参考文献 / 225

# 引论

## 一、政治神学抑或存在的发现

古希腊悲剧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学现象,怎么阅读并理解它,始终是个问题。20世纪各种文学批评思潮迭起,精神分析、新批评、结构主义、女性主义,甚至马克思主义都先后进入西方古典文学研究领域,用以研究古希腊悲剧,可谓众说纷纭<sup>①</sup>。尼采和海德格尔开创了悲剧研究的新局面,但是两人之后的现代文学批评思潮几乎完全背离其用心,比如伽达默尔、德里达<sup>②</sup>。然而,我们是该跟从现代诸思潮,还是返回古典语境仔细阅读一个个悲剧作品呢?进而,古希腊悲剧究竟提供了什么样的问题?悲剧诗人怎么理解人世和神义,即古希腊悲剧的基本主题是什么?这些仍然是疑难问题,值得深入思考。

尼采和海德格尔为我们理解古希腊悲剧提供了全新的视野,并且正如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那儿,悲剧同哲学的命运奇异地[*δαιμός*]纠缠在一起。因为看到了哲学在现代的处境,尼采和海德格尔重新解释古希腊悲剧以应对哲学的危机,甚或挽救哲学。

尼采关心最后哲学家的命运,在早年遗稿中以《俄狄浦斯在科罗诺斯》中的俄狄浦斯为喻,“哲学家像备受折磨的和极度劳累的俄狄浦斯一样,只有在复仇女神的林苑里方能找到安宁”<sup>③</sup>。尼采甚至把《俄狄浦斯在科罗诺斯》中的俄狄

① Thomas Woodard (ed.), *Sophocles: A Collection of Critical Essays*. N.J., 1966.

② Th.C.W.Oudemans, A.P.M.H.Lardinois. *Tragic Ambiguity: Anthropology, Philosophy and Sophocles' Antigone*. Leiden, 1987.

③ 君特·沃尔法特编:《尼采遗稿选》,虞龙发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页3。

浦斯当成最后的哲学家。尼采编排了一段最后哲学家的戏剧独白,以俄狄浦斯为主人公:

我称自己为最后的哲学家,因为我是最后的人。除了我自己以外没有人和我说话,而我的声音听起来就像一个将死的人的声音。哪怕让我和你再多待上一小时也行,亲爱的声音,你这全部人类幸福生活的记忆的最后踪迹!和你在一起,我通过自我欺骗逃脱了孤独,置身在人群和爱之中。我的心灵无论如何也不相信爱已死亡。它无法忍受孤独的高峰上孤独的战栗,所以我不得不开口说话,仿佛我是两个人。

我还能听到你的声音吗,我的声音?你正在低低地诅咒吗?你的诅咒当使这个世界的同情之心重新怒放!然而世界像过去一样运行着,只用它那甚至更加闪烁和寒冷的无情的星星看着我。它一如既往无声无息无知无识地运行着,只有一件东西——人——死了。

然而,亲爱的声音,我仍然听得到你!某些其他东西而不是我——这个宇宙中的最后的人——死去了。最后的叹息,你的叹息,和我一同死去。响起的“呜呼”之声在为我,俄狄浦斯,这最后的可怜的人悲叹<sup>①</sup>。

另外,尼采重新解释古希腊悲剧还隐藏着基督教问题,以狄奥尼索斯取代基督教<sup>②</sup>。细究同为早期文稿、写于《悲剧诞生于音乐精神》之后的《真理和谎言之非道德论》,或许尼采的悲剧——基督教问题背后仍然是哲学的现代命运问题<sup>③</sup>。

① 尼采:《哲学与真理——尼采1872—1876年笔记选》,田立年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3,页50。

② 尼采:《悲剧诞生于音乐精神》,赵登荣译《悲剧的诞生》,参见尼采1886年写的序《自我批评的尝试》,桂林:漓江出版社,2000,页10—12,页71;另参尼采《看哪这人》,“悲剧的诞生”,张念东、凌素心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页51;又参尼采《敌基督者》,刘小枫选编《尼采与基督教》,吴增定、李猛译,香港:道风书社,2001,页8。

③ 比较《真理和谎言之非道德论》和这段话,“这个神话(指斯芬克司神话)似乎要轻轻地告诉我们,智慧,尤其是狄奥尼索斯智慧是违反自然的暴行,谁用知识把自然推入毁灭的深渊,谁就得在自己身上体验自然的瓦解。‘智慧之矛掉转头刺向智者,智慧是对自然的犯罪’,这是神话向我们高喊的可怕语句。但是,希腊诗人却像一束阳光那样,抚摸这个神话的庄严可怕的门农之柱,使它突然用索福克勒斯的旋律发出鸣响”。见《哲学与真理——尼采1872—1876年笔记选》,前揭,页100—124;《悲剧诞生于音乐精神》,前揭,页59—60;另参朗佩特《施特劳与尼采》,田立年、贺志刚等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页104—105。

海德格尔的意图是什么呢?

海德格尔的《路标》文集中有三篇关于“形而上学是什么”的文章,其中在《〈形而上学是什么?〉后记》的结尾,海德格尔说了这样的一段话:

早期希腊最后一位诗人的最后一首诗,即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在科罗诺斯》,其结尾的诗句不可思议地回转到这个民族的隐蔽的历史上,并且保存着这个民族的进入那未曾被了解的存在之真理中的路径:

放弃吧,决不再有怨恨唤起;

因为万事常驻

保存一个完成的裁决(1777—1779)。

海德格尔的这段话像是来自前头尼采所写的俄狄浦斯独白,但又有不同,多出了存在问题。海德格尔以为从索福克勒斯的最后诗句中能够找到重新解释存在史,找到存在之真理的路径。显然,经由索福克勒斯,海德格尔意图重建新形而上学,以及德意志民族神话,或许两者根本上是一回事<sup>①</sup>。

我们回到古希腊悲剧文本,尝试初步地察看其展示的基本问题到底是什么。

《俄狄浦斯王》退场,歌队问俄狄浦斯,干了可怕的罪,是哪位天神怂恿他刺瞎自己的双眼。俄狄浦斯回答说,阿波罗实现了这灾难;俄狄浦斯用自己的双手刺瞎双眼。俄狄浦斯自认为,最该受诅咒,最为天神憎恨,希望被放逐出忒拜。俄狄浦斯诅咒救活他的两位牧人和科林多国王,没有他们,他不至于如此受罪。伊俄卡斯忒告诉了他阿波罗的神谕,他注定弑父。俄狄浦斯却认为没有牧人,他本已早死,不会带来灾难和痛苦。神谕只说,俄狄浦斯命定弑父,没说他娶母,和父亲共同播种。伊俄卡斯忒的出场,是个关键性的转折点。此时,俄狄浦斯想探查的不仅是谁杀了拉伊俄斯,甚而,俄狄浦斯是谁<sup>②</sup>。伊俄卡斯忒似乎不相信神

① 海德格尔:《路标》,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页364—365。海德格尔解释《安提戈涅》第一合唱歌出现在《形而上学导论》第四章第三节“在与思”这个子题下,并将这段解释与赫拉克利特和巴门尼德对“在”的理解联系起来,“《安提戈涅》第一合唱歌不仅对理解前苏格拉底哲人至为关键,而且对于批判从柏拉图到康德的西方形而上学传统至为关键”,刘小枫《〈安提戈涅〉第一合唱歌的启蒙意蕴》——纪念康德逝世二百周年,《国外文学》,2004年第2期,页28,32;海德格尔《形而上学导论》,熊伟、王庆节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页147—165。

② Charles Segal. *Oedipus Tyrannus: Tragic Heroism and the Limits of Knowledge*. Oxford, 2001, p.88.

谕, 她认为那是祭司说的, 不是阿波罗说的; 她相信神安排的一切都会实现。可是, 当俄狄浦斯问: “难道我不该害怕玷污我母亲的床榻吗?” 她回答:

偶然[τῆς τύχης]控制着人, 未来的事又看不清楚, 我们为什么惧怕呢? 最好随随便便地生活。别害怕你会玷污你母亲的婚姻; 许多人曾梦中娶过母亲; 但是那些不以为意的人却安乐地生活(976—983)<sup>①</sup>。

伊俄卡斯忒似乎认为, 就算是俄狄浦斯娶母也是偶然的, 不用惧怕, 是否因为娶母, 不是神的安排。科林多的报信人[牧人]说婴儿——俄狄浦斯——是拉伊俄斯的牧人给他的。这时, 伊俄卡斯忒比俄狄浦斯早明白真相, 她阻止俄狄浦斯继续追问, “啊, 不幸的人, 愿你不知道你的身世”(1067)。

俄狄浦斯继续追问答案:

但是我认为我是仁慈的幸运[Τύχης]宠儿, 不至于受辱。幸运是我的母亲, 十二个月份是我的兄弟, 他们能划出我什么时候渺小, 什么时候伟大。这就是我的, 我决不会被证明是另一个人; 因此我一定要追问我的血统(1080—1085)。

拉伊俄斯的牧人被召回来, 证实并应验了一切。伊俄卡斯忒似乎就是偶然, 可是她到底承受不了, 她“以为意”, “无法随随便便地生活”, 无法“安乐地生活”。一切都是神的安排; 伊俄卡斯忒承受不起神的安排。如果神就是偶然, 伊俄卡斯忒承受得了吗?

俄狄浦斯说, “如果还有什么更严重的, 也应该归俄狄浦斯忍受啊”。歌队唱道哀歌, “我不能说你的意见对; 你最好死去, 胜过瞎着眼活着”(1365—1367)。俄狄浦斯担心自己到了冥府还看得见, “不知当用什么眼睛去看我父亲和我不幸的母亲, 既然我曾对他们做出死有余辜的罪行”(1371—1374)。他请求克瑞翁放逐

① 《俄狄浦斯王》采用罗念生的译文, 若有稍加改动处, 不作说明, 见《罗念生全集》(第二卷),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4。

他。尽管，一开场克瑞翁带回神谕，明白忒拜瘟疫的原因，同时带回惩罚凶手的谕令，放逐或杀人舐血，此刻，克瑞翁却说，“你向我请求的事要天神才能答应”，克瑞翁似乎忘了自己带回来的神谕，克瑞翁忘了神吗？俄狄浦斯说，“神们最恨我（1518—1519）”。俄狄浦斯似乎最记得神。

显而易见，神在俄狄浦斯的知识与命运中是至关重要的，除去其中的神义，一切都无从理解。很难否认海德格尔会不顾悲剧中的神学问题<sup>①</sup>，然而，假使其新形而上学果真染上了这般的神义，那么这样的形而上学会是什么样的形而上学？抑或新神学？那又是什么样的神学？

## 二、礼法的思想史问题：神义论与人义论的辩难

然而，柏拉图以为悲剧诗人是城邦政治意见或礼法的立法者（见柏拉图《米诺斯》《礼法》）。如此，理解悲剧想必可以将其置于礼法的思想史线索中，以更恰切地探讨其中的深义。

而若想探究一番古希腊悲剧的礼法思想史问题，自然得从荷马史诗说起。从荷马、赫西俄德经品达至索福克勒斯、柏拉图，古希腊思想景观流变纷呈。

### 1. 雅典娜和阿波罗

涅斯托尔，希腊联军著名的演说家，智慧方面和奥德修斯并称于世<sup>②</sup>。《奥德赛》卷三以涅斯托尔给波塞冬的献祭开始，结束于他给雅典娜的献祭，并且两次献祭，雅典娜都在场，似乎这个最聪明的国王也最敬神<sup>③</sup>。同样的，奥德修斯回到伊塔卡时，一时认不得自己的故土，雅典娜化作牧羊少年告诉他，这是伊塔卡。多疑狡狴的奥德修斯仍在撒谎，雅典娜变化为妇女的样子后说：“你我俩人都善

① “也许可以设想，荷尔德林的‘索福克勒斯注疏’的中心动机就是‘义’”，海德格尔追随荷尔德林的这个解释动机，刘小枫：《〈安提戈涅第一合唱歌的启蒙意蕴〉——纪念康德逝世二百周年》，前揭，页41注22。

② 荷马：《伊利亚特》（1.247—284, 2.54—55, 7.327以下, 10.204以下, 11.655—805），中译文采用罗念生、王焕生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以下仅随文给出行数；希腊文文本采用 Arthurus Ludwig, *Homeri Ilias*, Teubner 1907, 1995。《奥德赛》（3.17—20, 11.512, 24.50—7），中译文采用王焕生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仅随文给出行数；《奥德赛》希腊文文本采用，Homer. *The Odyssey*. With an English Translation by A.T. Murray, in two volumes, London, William Heinemann, Ltd., 1919。

③ 参 Seth Benardete. *The Bow and the Lyre: A Platonic Reading of the Odyssey*.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Inc, 1997, pp.17—24。

施计谋，你在凡人中最善谋略，最善辞令，我在所有天神中也以睿智善谋[*μήτι = μῆτις*的与格]著称。可你却未认出我本就是帕拉斯·雅典娜，宙斯的女儿，在各种艰险中一直站在你身边保护你，让全体费埃克斯人对你身怀敬意(《奥德赛》13.296—302)。”雅典娜的这番话，透露了一些信息，雅典娜也有智慧，不过奥德修斯的智慧似乎不足以随时认出神来(参《奥德赛》10.574—575)。神的智慧似乎更高。人间最聪明的奥德修斯在各种艰险中都有智慧神——雅典娜做伴，人的智慧似乎源于神，或者说是神的智慧的一部分；或许人的智慧不完美，得有神的智慧来补充。可是，奥德修斯认出了神，仍然不相信已经回到伊塔卡，也就是说，他还没全信雅典娜的话。因为她太善于幻化，即使聪明绝伦的人也难以认出她。奥德修斯似乎在称颂雅典娜，暗中也为自己的智慧辩护。接下来，他说道，自从攻下特洛亚城后，

我便再没有见到你，未见你登上我的船，帮助我脱离苦难。我怀着憔悴破碎的心灵不断飘泊[*ἀλλ' αἰεὶ φρεσὶν ἧσιν ἔκων δεδαϊγμένον ἦτορ ἡλώμην*]，直到神明们终于把我解脱不幸，在费埃克斯人的肥沃丰饶的国土，你对我言语激励，指引我进入城市(13.312—323)。

奥德修斯意思是说，直至来到费埃克斯人的土地之前，他一路都怀着自己的*φρεσὶν*<sup>①</sup>[间接宾语]和*ἦτορ*<sup>②</sup>[直接宾语]冒险*ἡλώμην*[飘泊，中动含义]。奥德修斯意指，他的飘泊只和作为人存在的奥德修斯相关。只是到了费埃克斯人的土地，神明才解脱他的不幸，雅典娜幻化为汲水少女，指引他进入阿尔基诺奥斯的宫殿。这话否定了前面雅典娜说的“在各种艰险中一直站在你身边保护你”，加上奥德修斯此刻不相信雅典娜的话，似乎暗地里双重否弃了神、神的智慧。

回到第九卷，

他们这样说纷纷离去，我心中暗喜，我的假名和周全的计策蒙骗了

① *φρεσὶν*释义，用于荷马史诗，释为：[作为产生知觉，思想，智慧的部位的]心，心胸，神志[常和*θυμός*“心灵”，“灵魂”连用]；智慧，理智，意志。见罗念生、水建馥编《古希腊语汉语词典》，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本书中凡希腊文字词的释义大多采用此词典)。

② *ἦτορ*释义，用于史诗和诗，释为心，心脏，智慧的器官。见《古希腊语汉语词典》，前揭。

他们[ὡς ἄρ' ἔφρασαν ἀπίοντες, ἐμὸν δ' ἐγελάσσε φίλον κῆρ, ὡς ὄνομ' ἐξαπάτησεν ἐμὸν καὶ μῆτις ἀμύμον.9.414—415]。

μῆτις ἀμύμον[完美的智慧或周全、无可挑剔的计策]是独立的主语,奥德修斯没说,我的完美的智慧,只说ὄνομα ἐμὸν[我的假名]和智慧本身欺骗了库克洛普斯们。可是,我们知道,“我的假名”指的是οὔτις[无人,9.366,408],库克洛普斯们听成了μή τις[没有人,9.410],奥德修斯把μή τις读成μῆτις,形成谐音。从οὔτις到μή τις或许出于偶然,把μή τις读成μῆτις看来也属偶然,或许包含奥德修斯本人的有意改造。如此出于偶然的智慧,独立称义,无所属,来自神或人,我们不得而知。但是麻烦的是,智慧源于偶然吗?不过,考虑到奥德修斯有意地篡改,而且心中自以为意。μῆτις[智慧]指的是奥德修斯的智慧,并且如果οὔτις是奥德修斯的名字,那么μῆτις就是属于奥德修斯的智慧,即奥德修斯等于智慧。

回到此前,在洞中,波吕斐摩斯又吃掉了两个同伴。奥德修斯和剩下的同伴,噙着眼泪,向宙斯伸出双手,目睹这残忍的场面,却无力救助(9.294—295)。奥德修斯似乎明白,如果库克洛普斯们真的不怕宙斯,比宙斯强大(9.275—276),求助于宙斯,显然是无益的。

这时我英勇无畏的心里[κατὰ μεγαλήτορα θυμὸν]暗自思虑,意欲上前袭击,从腿旁拔出利刃,刺向他的胸膛,隔膜护肝脏的地方,用手摸准;但一转念又立即停顿[ἕτερος δέ με θυμὸς ἔρυκεν,9.299—302]。

前面,吁求宙斯无果后,这里没提到神,θυμός[血气,意气]自己产生,并控制了奥德修斯<sup>①</sup>。奥德修斯想到一旦刺死波吕斐摩斯后,他们也无法逃生,因为无法挪动洞口的巨石。这让人想到阿喀琉斯,他受辱发怒,心中有两种想法,杀死阿伽门农或压住怒火,这时雅典娜按住他的头发,让他抑住自己(《伊利亚特》1.188—220)。后来,奥德修斯想出最稳妥的计策,他和同伴们抱住羊肚,黎明时分成功逃脱了。奥德修斯的这次计谋也没提到神的帮助。从这两处看,奥德修

① 参柏拉图《理想国》440c7—d3,中译文采用郭斌和、张竹明译《理想国》,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

斯的智慧完全属人，同神分离开来。

不过，我们不要忘了这是奥德修斯自己讲述的，从荷马的整体叙述看，与波吕斐摩斯相遇是在奥德修斯的命运线上，同时似乎也在波吕斐摩斯的必然遭遇里(9.506—512)<sup>①</sup>。所以，奥德修斯富有自然品性的智慧，又与神的谋划联系到一块；进而，最终奥德修斯似乎放弃了知识，转向信仰(前揭，页152)。这样，我们似乎就明白了，奥德修斯在费埃克斯人的船上熟睡，在自己的国土上醒来，竟不认得。雅典娜突然出现(13.221,300)，她告诉奥德修斯自己是宙斯的女儿，帕拉斯·雅典娜。卷六结尾，奥德修斯第一次向雅典娜祈求，

他这样说，帕拉斯·雅典娜垂允祈求。女神未在他面前显现，因为她敬畏父亲的兄长对神样的奥德修斯难消的强烈愤怒，直到英雄归返家园(6.328—331)。

于是，卷十三接到六卷来。卷十三开头，宙斯似乎平息了波塞冬的愤怒。这里波塞冬的愤怒和前头的愤怒似乎不是一回事。前头是波吕斐摩斯针对奥德修斯。这里，表面看来似乎是针对费埃克斯人，好像也针对奥德修斯。针对费埃克斯人似乎是个借口。波塞冬明白宙斯已经点头答应奥德修斯归返故土，所以针对奥德修斯好像也是借口。波塞冬担心自己在凡人中不受到尊敬，从而神们也不尊敬他。宙斯说波塞冬在神们面前不会被轻慢，至于凡人，波塞冬可以按自己的想法去做。波塞冬回答说，“黑云神，我本想如你所说立即行动，但我一向尊重你的心愿，未敢贸然(13.146—147)”。宙斯果真改变了波塞冬的想法，不让击碎费埃克斯人运送奥德修斯的船只，而是把它变成石头，波塞冬照着去做了。至于，两者都同意的用山峦围困费埃克斯人的城市是否实现，我们不清楚，因为波塞冬迅速离去了。波塞冬没有实现自己的任何一个想法，波塞冬似乎只有服从的份儿，没有自己的意志或意愿。此后，波塞冬再没有出现过，除了荷马的一次比喻(23.234)，奥德修斯向佩涅洛佩转述忒瑞西阿斯的预言(23.277)，还有就是最后一卷，冥府里阿伽门农的魂灵问求婚人安菲墨冬的魂灵，提到波塞冬

① Seth Benardete. *The Bow and the Lyre: A Platonic Reading of the Odyssey*, 前揭, pp.74—75.

(24.109)。从而,卷十三发生了神义论的巨大转变。从而,这里显然是全书的转折点。雅典娜这个时候出现,并说出自己的神名,给奥德修斯设计谋略,为奥德修斯乔装。我们注意到,随后,雅典娜时隐时现,奥德修斯接下来也如此行动,其言辞跟行动一样——虚实难辨。奥德修斯看起来越来越像是雅典娜;随之,《奥德赛》的主题最终指向神义论。

让我们猜测一下,柏拉图的《礼法》为什么以雅典客人代替苏格拉底成为对话的主角。奥德修斯像是来到陌生的土地,乔装并不停撒谎,最后还要试试年老的父亲。为了王国的未来,奥德修斯的知识 and 心智过渡到神律(参1.48,62,65—7)。因而,柏拉图似乎把荷马的《奥德赛》一分为二,《理想国》和《礼法》,苏格拉底和柏拉图<sup>①</sup>。接着,让我们想到苏格拉底的命运,苏格拉底与德尔斐神谕<sup>②</sup>,苏格拉底与阿波罗的隐秘关联<sup>③</sup>。苏格拉底也被认为是最有智慧的人,似乎也最虔敬。不过,其中的差别,我们没有忘记,雅典娜变成了阿波罗。

在荷马和赫西俄德的作品中,雅典娜和宙斯紧密相联(参《奥德赛》24.539—548),两者似乎是一体<sup>④</sup>。

诸神之王宙斯首先娶墨提斯为妻,她是神灵和凡人中最聪明的[*Ζεὺς δὲ θεῶν βασιλεὺς πρώτην ἄλοχον ἔετο Μῆτιν, πλείστα θεῶν εἰδυῖαν ἰδὲ θνητῶν ἀνθρώπων*],《神谱》886—887]。

*Ζεὺς*[宙斯]和*Μῆτις*[墨提斯]<sup>⑤</sup>的结合等于*βασιλεὺς*[王]和*πλείστα εἰδυῖαν*[最高智慧]的结合。在墨提斯就要生产雅典娜时,根据乌兰诺斯和该亚提出的忠告,宙斯花言巧语地[*δόλῳ φρένας*]骗过墨提斯,将她吞进自己的肚子里。这是为了不让别的神灵代替宙斯取得永生神灵中的王位。本来,墨提斯第一个生出的

① 参阿尔法拉比《柏拉图的哲学》,程志敏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页51—52,195—197。

② 参柏拉图《苏格拉底的申辩》21a4—b8,23a5—c1,中译文采用王太庆译《柏拉图对话集》,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③ 参柏拉图《斐多》58a6—c5,84d8—85b9,118a7—8,中译文采用王太庆译本,前揭;柏拉图《会饮》220d3—5,中译文采用刘小枫译本,北京:华夏出版社,2003。

④ 赫西俄德《神谱》,校勘本采用M.L.West. *Theogony. Edited with prolegomena and commentary*, 随文注行数字, Oxford, 1966; 中译文采用张竹明、蒋平译《工作与日时神谱》,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参柏拉图《会饮》204a1—2。

⑤ 奥德修斯的智慧是这个词的小写形式。

是智慧、力量同宙斯相等的[ ἴσον ἔχουσιν πατρὶ μένος καὶ ἐπίφρονα βουλήν ]雅典娜,随后,墨提斯就会生出新的诸神和凡人之王(888—898)。宙斯肚子里的墨提斯为宙斯思虑以辨别好坏[ ὡς οἱ συμφράσσασαίτο θεὰ ἀγαθόν τε κακόν τε, 899—900 ]<sup>①</sup>。后来,宙斯从自己的脑袋里生出不可战胜的雅典娜(924—926)。雅典娜是宙斯的子女中唯一没有母亲的,雅典娜是没有情欲的无性生殖的产物。雅典娜同宙斯是个二分体,本性上则合二为一。

而阿波罗最初似乎和智慧无涉。他和诗歌有关,和国王无关(《神谱》94—96),不涉政治;他照管年轻人(《神谱》344—347),又是政治的;他喜欢射箭,是宙斯子女中最可爱的(《神谱》918—920)。据说,阿波罗又与医治、预言有关。

最费解的,或许是后来阿波罗同赫利奥斯——自然神(或称宇宙神)的结合。

阿波罗的复杂特性使我们有了这样的疑问,如果后世的哲学和悲剧更多地与阿波罗有关,是否其中蕴含思想史的重大麻烦,并且使智慧问题变得含混难解,充满魅惑。谁拥有真正的知识变成了思想纷争的核心。进一步说,知识(或智慧)带来怎样的人生命运指向,构成神义论—人义论的思想史动力,而生存论的要旨蕴含其中——苏格拉底和俄狄浦斯都在其中。

从神义论—人义论萌生了这样的难题:知识与犯罪。苏格拉底的申辩出于热爱智慧是否就是犯罪的生存辩难<sup>②</sup>。俄狄浦斯的斯芬克斯谜之解同样与他的杀父娶母两桩罪联系起来。俄狄浦斯对忒瑞西阿斯说,

喂,告诉我,你几时证明过你是个先知?那只诵诗的狗在这里的时候,你为什么不说话,不拯救人民?它的谜语并不是任何过路人破得了的,正需要先知的法术,可是你并没有借鸟的帮助,神的启示显出这种才干。直到我无知无识的俄狄浦斯[ ὁ μηδὲν εἰδὼς οἰδῖππος ]来了,不懂鸟语,只凭智慧[ γνώμη ]就破了那谜语,征服了它(《俄狄浦斯王》390—398)<sup>③</sup>。

① 参M.L.West. *Theogony. Edited with prolegomena and commentary*, 前掲, p.405.

② 参柏拉图《苏格拉底的申辩》21d7—22a1; 色诺芬《回忆苏格拉底》(1.1, 1.3—4), 中译文采用吴永泉译《回忆苏格拉底》,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1。

③ Sophocles 希腊文文本校勘主要采用A.C. Pearson, *Sophocles Fabulae*. Oxford, 1924, 随文仅注行码。